





漢書卷三十三

師古曰謂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太子在

班固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

人生齊懷王闕

師古曰李姬生燕刺王曰廣陵厲王胥

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胾

博戾太子據元符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

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謀師古曰謀求子之使東方朔

枚臯作禱祝師古曰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

也少讀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師古曰取其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

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產

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武帝末

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

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

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

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

主師古曰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

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

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

文等助充師古曰悅讀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

桐木人睛上疾辟暑其泉宮師古曰辟獨皇后太子在師

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

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令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

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

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

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

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太

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

太子

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鞮

被創突亡自歸其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持節夜

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

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

士師古曰中殿皇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

充反廼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

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持忿且欲遂部賓客為將率與

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

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上怒甚羣下憂懼不

知所出師古曰言壺關師古曰壺關上黨老茂師古曰壺關上黨

云令孤茂班史不載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

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

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夫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不臣父不

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不當其意也瞽叟舜父也孝

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伯奇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

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

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

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陛

下顯不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師古曰楚造節

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師古曰隔太

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寬結而亡告不忍忿

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逋逃也子盜父兵以救難自

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

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

愷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說

深交亂宜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師古曰充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發盛

宜得罪也

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

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其王

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鉞所以斫人以陳其愚志在

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正其失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

曰小雅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唯陛下寬心慰意

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

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惓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

湖師古曰湖縣名今魏州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

前漢書卷之三

南十五里見有吳太子冢冢在澗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

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贍古曰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

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

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

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

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韋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

為其解救太子也邗音于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

古曰晉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

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

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音光師古曰及泉鳩里加兵刃於

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

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胡城縣之西

閔卿之東基址猶存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

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

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皇苑名也

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

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

時祠其議論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

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孝昭帝

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古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史良娣冢

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謂如淳曰親諡法曰

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北諸侯

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

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

以湖閼鄉邪里聚為戾園孟康曰閼古闕字從門中是建

人也戾音許密反闕字本從戾其後轉訛誤遂長安白亭

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

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三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

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

家

齊懷王閼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

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

湯師古曰廟立子閼為齊王師古曰於曰烏呼小子閼受

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與之社以白茅師古曰於曰烏呼小子閼受

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封于東土世為

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惟命不予常

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

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俾君子忘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者圖謀也俾使也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古曰能盡兩心信執中厥

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古曰職善嗚呼保

國人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古曰保安也 閼母王夫

人有龍閼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曰賜策曰嗚呼小子且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

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日薰鬻堯時凶奴號也孟康曰吐音蘭師古曰虐老謂貴

少壯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祖辱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

義也音勳鬻音育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 萬夫長千夫

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 降旗奔師如淳曰昆即王

也薰鬻徙城張晏曰凶 北州以安孟康曰古絀字也臣瓚

是也安音 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榮德服虔曰榮薄也師古

也 毋迺廢備師古曰禦邊 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

召王其戒之曰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

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

薨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

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且後遂立

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且

得書不肯突曰璽書封小張晏曰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

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 以問禮儀為名王

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廣意問帝崩所病問帝崩所病師古曰病而崩立者誰

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宮中謹言帝崩

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

歸以報王王曰上奔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

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

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

師古曰洋溢盛多也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

也師古曰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

盛師古曰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

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

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

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師古曰

帝休德師古曰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

備師古曰任重職大夙夜兢兢予大夫將何以規

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

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國時燕之二王也師古曰

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

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意亦于大夫之思有所不

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

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

同表也橋與橋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

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

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

被用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

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謂拱手也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

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

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

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

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

數閱其車騎材官卒懸旌旗鼓車旄頭先鼓師古曰鼓

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蠟蠟師古曰以蠟羽飾冠也師古

附蠟為金蠟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皆號侍

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

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

凡十五人會併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併侯音步丁反告

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

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併侯久之

且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

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

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
 餘輩多贖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
 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且令上書
 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下且聞之喜上疏曰昔秦
 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
 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音呼
 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趙氏無炊火
 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
 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以支葉
 扶疏異姓不得閒也師古曰閒音工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

之後繼已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

虐受之愆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終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

不降還置為典屬國師古曰置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故無勞為搜

粟都尉師古曰揚故也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郎羽林也

武之漢光祿都掾免之道上移蹕師古曰移太官先置

其者不會都所免之師古曰道上移蹕師古曰太官先置師古曰

也將軍紀云許今人為燕王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

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師古曰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

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

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

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
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
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
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六王也且曰前日一
男子謁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起鄉之師古曰鄉正謹
不可止師古曰鄉正謹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
帝長子天下所信何處竟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
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
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水泉竭廁中豕群出壞大

官龜師古曰則養豕園也園音胡因反烏鵲闕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

門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

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設水台水

晉灼曰地理志設水在廣平南和台王各呂廣等知星為

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

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其

氣且至柰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

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

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

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置酒

齊山真傳三十三

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

吠鷄不鳴橫街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

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

兮寘渠孟康曰寘音羣髮歷幕挂岸也臣贊曰寘音徒千反骨籍籍

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也母求死子方妻求死夫裴回兩渠

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坐者

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

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欲自

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

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

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

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

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擣劔推鋒師古曰樊會鄴從高

皇帝墜鬻除害耘鉏海內師古曰當此之時頭如蓬葆

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當此之時頭如蓬葆

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

也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

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謂先人且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

師古曰

醫工長王官之主醫醫者也屬音之欲反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
 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
 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
 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
 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薨嗣二十一
 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
 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
 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

之內者也政也要音一造及為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
 祗敬也祗兢兢順也言當母桐好逸母適宵人應劭曰無好
 慈惠于下忠順于上也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惟法惟則師古曰言
 古曰桐音通桐音也師古曰周書其惟法則當依法則書云臣

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周書其惟法則當依法則書云臣
 師古曰言宜戒慎勿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
 今後有羞辱之事也師古曰

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
 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

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
 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

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覲欲心師古曰覲音真而楚地

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胥迎女巫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見文

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文

下之狀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

日即楚地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

禱祝詛而崩也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主廢胥師古曰

信女須等師古曰希古浸字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

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

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後延壽坐謀反

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

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

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

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

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秦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

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書立舞

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官人二十餘

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

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

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警胡

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警胡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

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警胡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

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王自歌曰欲久

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

歡樂焉用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千里

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騎亭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

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

慘為樂亟韋昭曰慘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

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淫役

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淫役

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至鷄鳴時罷脊謂

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

薄之無厚也即以絞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

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

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晉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

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

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王立三十

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

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

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師古曰慎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

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重書曰制

詔昌邑王師古曰大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宗

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利漢師古曰徵王乘七

乘傳詣長安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

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

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

曰鳴雞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

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至湖師古曰湖縣使者以讓相安

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

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州

亦同反其下以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洒也洒濯也湔即粹善屬

長行法師古曰粹持頭也衛士長賀到霸上大鴻臚

郊迎騶奉乘輿車主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

闕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

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

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師古曰是謂此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不至

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王曰

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

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

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

昌邑王

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
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
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
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
來師古曰仰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
不說師古曰悅曰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
師古曰度
音徒各反
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師古曰決
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
文也中音
仲反
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於庶人師古曰以存難
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

宮空不久祿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
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
六石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
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營營青蠅至于藩愷
悌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
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
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信用讒
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師古曰臣當先逐矣
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
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

敬重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母下

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也敬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

效師古曰也曰臣敬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

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

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旦一內之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

出入妄有督盜一人別主徵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列宮

清中備盜賊李奇曰列避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

臣敬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四年九月中臣敬入視居

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

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大綰

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

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言惠文侍中冠孟詵是也

筆於首也臣敬與坐語中庭問事于奴婢臣敬欲動觀其

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

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廼復聞梟聲臣敬聞至子女持

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敬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紂師古曰羅紂其前為故王

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

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蘇林曰凡狂者陰陽

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

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

敬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天非姬但
 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
 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
 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
 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以臣啟書聞奏可皆以遣上
 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
 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折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
 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
 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踴頑放廢之人

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楊州刺

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

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

緩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

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

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大守名也有鼻

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

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上其

名於充國死復上第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

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

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
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
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

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
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

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太子于父皆敗故太子生
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髮臣執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

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
屬於道師古曰盧頤骨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

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夷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
三世師古曰蕭牆謂屏也解在五行志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

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

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繼之也易
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大
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

曰遏止也音一昌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

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嚴朱吾立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

卷

班固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嚴助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

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立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

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

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妻

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妻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

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

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師古曰申謂天子

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數誅師古曰謂計議不助其尤親幸

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

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抵

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

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

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

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

越也師古曰舉也言德天下師古曰舉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

不撥尚安所懇師古曰振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

手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

國師古曰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

之為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遂發兵浮

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與兵擊南越

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

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

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

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前漢書三十一

卷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越方

外之地剗髮文身之民也以為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剗髮張揖

是也同晉說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

與受正朔師古曰與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故古

者封內甸服師古曰甸服主治王田以拱祭祀也封外侯服師

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衛賓服服實見於王也侯衛二

服侯同為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

我狄荒服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荒遠近執異也自

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

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

谷之間篁竹之中師古曰竹叢也音阜習於水鬪便於用

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

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

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

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

載於圖也音竹助反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

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民得夫婦相守父

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

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御

長力

內令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

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且越人

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積師古曰壹不奉詔舉其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

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

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

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師古曰贅質也

黠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

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

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逾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

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旗廟反項山嶺也

矣此有言以轎過領耳何云絕水控舟而入水師古曰

音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后師古曰謂

也師古曰林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夏月暑時歐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曾未施其接

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

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

以其軍降處之上塗蘇林曰塗音耿奔之後復反會天暑

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

孝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破

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

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

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

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

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徇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而

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

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晷不及夕師古曰晷古

危亡不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

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臣竊聞

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

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

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不可以大船載

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積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

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孟康

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

土也師古曰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滅也漢軍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

晚輓引也音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

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擊疾癘多作其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

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擄取也臣聞道路

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

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

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

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組

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一曰頓讀曰鈍也而威德並行今以

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

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氣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

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之絕師古曰罷讀曰勸亦倦字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師古曰對植也

人禁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

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尉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

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

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

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

姓靡敵師古曰靡敵也音靡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

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

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

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

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

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

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

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直如使越人蒙死徵幸收與計疆弱曲直

以逆執事之頽頽文頽也頽行猶馬行在前行故曰廝與頽也師古曰廝微與也

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廝微與也師古曰廝折耕者與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

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

九州為家八藪為圃江漢為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揚汗宋有

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陽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

眾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

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師古曰負背也馮玉几師古曰馮

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響應師古曰響

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濡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

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

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謂繫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前漢書卷之四十一

長力

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

徐方淮夷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

警愛身之死而不果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

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

越人賓服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

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

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南越王頌管曰天子

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

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

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

音貞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師古曰菑災夫以眇眇之身託于

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使

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令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慮計也明大

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

貌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貌然聞之甚慙也嘉王之

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

長力

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

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薄遽也音其据反朝有關政遺王之憂古師

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與也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

重出也師古曰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

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內之命

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讀日今閩越王狼戾不仁

師古曰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

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

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

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

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

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

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

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苦之兵但行誅耳無

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

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

母後農時師古曰及農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

華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華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士

卒罷倦師古曰罷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第餘善以

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

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

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

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故使臣助來諭王

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

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

大說師古曰說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閑語上問助居

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師古曰友壻壻上問

所欲至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

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

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聞者

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助

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

難而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

王者無外此其言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際

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

凡要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及作賦

須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
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以其廷尉張湯
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
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斲薪樵

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

隨數止買臣母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日買臣愈益疾歌

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

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師古曰汝女妻悲怒曰如公等

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

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家見買臣飢寒

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

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

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之上計吏卒更乞句

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

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

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散中國師古

讀曰上使買臣難誦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

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

日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一人守

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予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音扶晚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顯師古曰：見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

行說天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

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處曰守即丞也。張晏曰：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相推排，

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

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懸反。會

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

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

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音讀曰飲。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

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

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

...

說等俱擊破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

九卿數年生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

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

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

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

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

死以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師古曰

音扶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師古曰

不用符但行臬散孟康曰格音各五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

曰格五棊行塞法曰樂白樂五棊五格不獨行故云格五

師古曰即今戲之籓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

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

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

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

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

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

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

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

置太守兼摠二任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

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

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

前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謂曰曠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

多此盜賊所以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

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

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

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

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安居則以制猛獸而

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

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師古曰抗

訛盡也音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

義理故機變械師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

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省法令師古曰以去仁恩

而任刑戮師古曰由墮名城殺豪傑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

鋒刃其後民以獲鉏耰相撻擊師古曰撻擊田之器也

音憂筆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至

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

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

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

此者并引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然而盜賊猶有

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

蓬矢以舉之師古曰有四明示有事也方擇禦之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師古曰論語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

也詩云大侯既抗師古曰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小雅

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

射能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

也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天言貴中也師古曰中

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謂禁

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

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扶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

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擅專也竊以

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

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誣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

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

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令朕得周鼎羣

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

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

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

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

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

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

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

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

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

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償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

得師古曰賁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

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數

言上上不省資用多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

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

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

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共之官有軍陳

用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

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且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

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

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

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

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散不

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

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

穀師古曰地多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

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

足其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

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陳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

百姓靡散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

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

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

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博人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

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

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

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日反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

費夫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

也歐與驅同其字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師古曰略人畜

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師古曰程課

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使邊境之民靡敢愁苦將師古曰程課

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師古曰程課

私師古曰佗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師古曰程課

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之餘願陛下孰師古曰程課

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師古曰程課

曰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在何處迺

拜優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

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

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

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

節師古曰萌起萌起師古曰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

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

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

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

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

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音胡孟反親不以為

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既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

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鼎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議亨之誅吾

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偃述而

稱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

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

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

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戶反上拜偃為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音所具也

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內音既反食讀

之師古曰內音既反食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

矣母復入偃之門廼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

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

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

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

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

偃劫其王令自殺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

前漢書三十四

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
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廼遂族偃偃方
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
之以車為表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
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
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
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
戰也矜者戰也把也時秦銷兵器識但偏袒大呼天下從
風音師言曰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
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
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
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
曰攘謂侵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
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
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此之謂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
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陳涉
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天下雖未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

禽師古曰還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

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

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

重音反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夫不安故

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

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

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

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

朱儒之笑不之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名何必復子

俗何必成康康師古曰夏禹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

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

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此二體音立然後處尊安

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

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土公師古曰依讀曰此陛下之所

服也師古曰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故

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

何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

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

班固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師古曰上書曰臣聞鄒子曰師古曰

術之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當時則用過則舍

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師古曰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也故守一而不變

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

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雜五色

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

之使其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

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末也音工堯反

可徒得徒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

奪師古曰奪奪也矯偽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

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激

日采師也師古曰采若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

也師古曰師師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

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

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

師古曰遂多也遂成也民不夫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

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

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更音工衛反其下

並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

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狼狽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

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轂擊車轂相

擊言其衆多也介冑生蟣虱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

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

兵鑄以為鍾虡師古曰鍾者也解示不復用元元黎

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師古曰言天

前漢傳三十四下

之若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卿使秦緩刑罰薄賦歛師
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
曰卿讀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
 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
 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師古曰謂
 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
 辟地進境師古曰辟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
 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
 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之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
 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
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師古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

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
 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武臣張耳舉趙

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師古曰

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
 之吏師古曰長官謂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拔棘矜應時而

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玉張晏曰

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
 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隸略葳州建城

邑張晏曰葳州建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

處補音 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令中國

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救國家師古曰累非

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子謂行無窮之欲其心快意結怨於

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

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

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

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令外郡之地或幾

千里師古曰幾音鉅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

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警若佩帶

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

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

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

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

也師古曰言不可盡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

師古曰屬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

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

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

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

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

謀羣臣師古曰其微應也。將軍士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

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蛟孽與鳥魚羣。師古曰

曰：後，蓋也。成，長也。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

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薦，

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

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

大將軍秉鉞，單于拜幕師古曰：拜，票騎抗旌，昆邪右枉師

曰：抗，舉也。右，枉，中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師古曰：俟，

同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

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也。復，衆美而不足懷

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

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

禪之君，不聞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及臻六

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

光飾，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師古曰：奉瘞於

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祭地則瘞。獻享之精，交

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明也。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

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師古曰：謂伐紂時，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

解在重仲舒傳

五

饋謂充此天之所以示饗而通之符合也且因昭時令

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平以吉神抵也直以白茅於江淮

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其作席也張晏曰江淮

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

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也蓋六鷁退飛逆也張晏曰

飛象諸侯畔逆宋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

襄公伯道退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

曰順說也師古曰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各

以類推令野獸并角明同本也今此獨一故云并也衆

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始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

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斯

拱而竦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對奏上其異之由是改元為

元符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

言為中師古曰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

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師古曰鑄

之鼓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

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

民類之可也師古曰類與專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

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

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類已

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
 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正二國有畜積
 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
 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
 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及率其用器食
 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
 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今魯
 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備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
 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
 不許師古曰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

采取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

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

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

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師古曰幸冀也偃窮誣服罪當死軍奏

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

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主

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

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

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還當以合符軍白

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縲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棄

縲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日

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軍自請曰軍無橫草

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

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駕下

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

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

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充一方之任師古曰充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

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

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北內諸族軍自請願受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

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日賜南越大臣

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

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

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

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

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
 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
 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
 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
 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
 中汜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
 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襄
 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頌工中和樂職宣布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傳古義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襄有軼材師古曰軼上廼
 徵襄既至詔襄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襄對曰夫荷旃被

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縉帛之

也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含音舍師

米麥所為者音立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辟生於窮巷之

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無有遊觀廣覽之

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不足以塞厚望應

明指師古曰指塞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

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秋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

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

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
 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普博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健

是也矻音口骨反如說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模清水淬其鋒

師古曰鋒音芒謂燒而內水中以堅越砥斂其器出南昌故曰

越也師古曰等刃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師古曰刺截也音

旁也音五各反反忽若彗汜畫塗師古曰畫地也塗泥也如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

巧者也師古曰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

也師古曰胡頓反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

策師古曰擊馬也旬喘膚汗入極馬倦及至駕齧參乘

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王良執靶

張晏曰王良郵無血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

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血郵良劉無止王良物

一入也楚辭云騏驎踳踳於敞輦遇孫陽而得伐王逸云

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持人考其年代不相

當張說云良字韋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

然則善御者耳非始其精巧也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師古曰

驚之徒靡者如光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其速疾之甚塊音

口內追奔電逐遺風行九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

言逐遺風則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

馬相得也謂師古曰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

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

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音於付反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

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音於付反昔周公躬吐捉之勞

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隆音於付反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師古曰刑措音於付反

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師古曰齊桓音於付反

師古曰庭燎之禮而居無幾照明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

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

於未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逸音於付反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困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困音於付反

音口本反進仕不得師古曰進音於付反遂又非其怨是故伊尹勤於

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鼓音於付反勤於鼎俎謂負鼎也

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音於付反甯子而虜詩鬻以五羊之皮

技得而悅之師古曰悅音於付反解在鄆陽傳鬻音七六反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音於付反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深而升木師古曰升音於付反朝師古曰朝音於付反

不章顯也師古曰章音於付反離踰釋蹻而享膏梁師古曰蹻音於付反

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資音於付反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音於付反

誤秋嗟蜉蝣出以陰師古曰蜉音於付反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師古曰渠音於付反

好叢聚而生師古曰叢音於付反

也朝生而夕死音由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
字亦作壽其音同也五文辭也言王者居正陽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
之文賢才見之則利用也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故世平主聖俊父將
美哉此家多賢古生此周王之國也呂望師古曰又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漢穆契臯陶伊尹
自至讀曰又
呂望師古曰又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漢穆契臯陶伊尹
也穆美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雖伯牙操遞鍾處音灼曰
送之遞二十鐘各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贊曰楚辭
云奏作牙之號鐘琴名也馬融笛賦曰遞臣贊曰楚辭
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能擊鐘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
子彎為號師古曰號一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足以喻其意
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志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
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其得意若此則
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
貢獻萬祥畢漆師古曰漆字與漆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頃讀曰頃恩從祥風翱德與和
氣游師古曰翔也太平之青塞優游之望得塞滿也遵遊自然
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求求
萬年何必復印誦信若彭祖向嘘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
堯舜時人列僊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高宗號年七百
師古曰信讀曰伸向虛背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亦松子
皆仙人也响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詩云濟濟
許于反也响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蓋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

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襲對及之上令襲與

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襲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所

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

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

言博奕雖非道藝無事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辭

麗可喜師古曰喜好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師古曰虞與娛辭賦此

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得

優博奕遠矣項之擢疑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

忽善忘不樂詔使襲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師古曰朝

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

衷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

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

使襲往祀馬襲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

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

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水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

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

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

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
 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
 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上與音工衙反
 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
 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
 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
 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首之科條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
 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危行言危言與秦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

聖域而不優聖域曰禹之功德載入聖區或曰禹之功德載入聖故孔子稱堯曰大

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身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竟反

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一曰浸也朔北也方也師古曰言治也師古曰與師古曰與

故君巨歌德師古曰言德可歌頌也含氣之物各得其宜師古曰與師古曰與

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

西不過白堯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

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

越裳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中國北遠譯來者不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裳衣裳始

前漢書卷之四十一 賈捐之 十一

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

南征不還師古曰謂襄王也

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

夷狄之國雖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實

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清畔

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

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

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師古曰

百二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志列擊撞旁擊於車

而陳於後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

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

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

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

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廼探平城之事

師古曰進計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其屬馬因富民以

攘服之師古曰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

浪為郡師古曰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
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
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
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遙設虛祭想冤乎萬里之外
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
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
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如淳曰席音籍師古曰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
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
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快

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蠶爾蠻

荆大邦為誰師古曰詩小雅來也之詩也蠶動貌也蠻言

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

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

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獨

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專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

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

瑁也師古曰瑇瑁音味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

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

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

行集傳三下

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
 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
 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
 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血關東為憂對奏上以
 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
 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選
 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
 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
 詔曰珠厓窮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
 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蓋感下

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通于時

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

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

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米入內則不

欲勿疆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

顯用事捐之數短顯師古曰談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

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

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揚興字京兆尹可立

得興曰縣官嘗言興渝辭大夫張晏曰渝勝也薛廣德為

前漢書三十四 賈捐之 十七

同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使君
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
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
隔矣捐之前言平思侯可為將軍張晏曰期思侯並可為
諸曹師古曰斯思侯當是實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
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
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顯興曰我復見
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師古曰鼎音對言
且與合讀如今字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且與合
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

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
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宜賜爵關內
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
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事師
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
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道路皆稱能觀其
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
直張晏曰汲黯方直用之介胃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
執義不回師古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

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

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

譽師古三風讀曰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典之辭也言說巧王

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玉制云行德而堅

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

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閔宮之詩也

南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

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

明師古曰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

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

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嚴朱吾丘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班固 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班固

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

愛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

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

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術鬻者以

千數 師古曰術街行賣也鬻亦賣也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

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

之事足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遙擊誦二

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

以為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正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

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也音鞭勇若孟賁師古曰孟

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

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

獸捷如慶忌把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廉若鮑叔

也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信若尾生師古曰

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

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

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

曰以為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

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久之朔給駟朱儒文類

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久之朔給駟朱儒文類

需之為駟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駟曰上以若曹無益

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

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

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

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

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

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

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

云射覆數音所具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

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沙滿七斤壽治万并以點女人

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即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

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朔自替曰

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廼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

列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胍胍善緣壁

是非守宮即蜥易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胍胍視貌也爾雅

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洋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

即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蜥音榮蜥音原蜥音

鳥曲反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

音竹仲反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

其下並同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

音骨滑稽解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至實也

行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敷也蘇林曰婁敷

音敷錢之數婁敷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婁敷戴器也以

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婁敷薦之今賣白團餅入所用者

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

婁敷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為之寄生寓木宛童

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敷明其常在

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

覆守宮盂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穴銜婁敷

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

為寄生盆下為婁敷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晷

服虔曰暴音暴鄧展曰呼音號箭之體善音瓜灼之灼師
 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叶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
 一曰鄧音近之暴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暴今
 人痛甚則稱阿暴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翻之云口無
 毛聲警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亢益高鄧展曰咄音
 警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教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
 丁骨反鄧說非也警音教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教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
 當棄市也師古曰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
 之廼與為隱耳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
 狗實也聲警警者鳥哺殼也頌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
 音口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
 豆反尻益高者鶴俛啄也鳥嘴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
 語曰師古曰諧者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呿牙何謂也

張晏曰齟音楂黎之槁應劭曰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則加
 反又壯加反塗音之加及優音一侯及亞音鳥加及狝音
 五伊反叶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
 音五侯反叶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
 間故以松柏塗者漸如徑也師古曰柏如沒澁也漸伊優
 之樹為廷府塗者漸如徑也音于兼反如音人庶反伊優
 亞者辭未定也狝呿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
 對變詐縫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
 受享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
 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
 師古曰蚤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古早字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

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

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

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

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

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南獵長楊東游宜春

師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鄂非也微行

常用飲耐已師古曰耐酒新孰以祭宗廟也耐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中

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

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

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

手控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穗稱

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互相聚會自言鄂杜令往欲謁

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

迺示以乘輿物父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

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是

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

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

師古曰微遮繞也循行視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

日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十

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

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

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

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

諸長揚五祚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於音同耳宮名在鄆縣也

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大中大夫吾丘

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整屋以西其數而為簿提封項

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

苑師古曰屬連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

田欲以償鄆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

也新墾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時羽在傍進讀曰悅

諫曰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慈謹驕也音口角反驕

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意其不高也師古曰

曰即堂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

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鄆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

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

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水也隴隴也

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

戶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

富是以謂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

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下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師古曰仰又有秬稻黎粟

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師古曰美草名其葉似蕪荷而長不同其根正白可食掘即蛙字也似蝦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膏畝一金師古曰價今讀曰傾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到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作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師古曰圍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師古曰圍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師古曰興與也無隄若言不

也不敗斥天子故言興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興謂天子富貴無限限也師古曰張統是也音丁奚反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人

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人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禹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

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為男主下階為女主中階為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為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為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為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

霜百姓不不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

苑園則上皆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以此事故朔為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

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

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父之隆慮公主子昭平

君師古曰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

萬為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

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

說傳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

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入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

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於是為

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其

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

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

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共

平旦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

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

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曰傳曰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

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今先生上壽時

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

所養專三五

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
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
上師古曰小便也効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
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
太后之文也故堂邑侯陳午尚之卒死主寡居年五十餘
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
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
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頗讀傳記至年十
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入溫柔愛人以主故請公
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文去令中府曰

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

千匹乃白之數者皆志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

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

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自安處偃懼曰憂之

又矣不知所以不知古曰以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

又有秋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非也秋竹籍田無可

言有秋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足下何不白主

獻長門園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此上所

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

憂矣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

言入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詔師古曰詔更名實太主園
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
董君書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
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儀師古曰姓反請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又師古曰既別得賞賜
賦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
職師古曰音山或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
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
山林應劭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何古曰山林應說服
也不當請帝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
臨其家墓也

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犬為主費上還有頃
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
執宰敝豚師古曰為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
人翁主廼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徒跣頓首謝曰妾
無狀師古曰狀形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負陛下身當
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替偃起之東箱
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綠幘傳鞞應劭曰鞞形如射鞞以縛左
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傳著隨主前伏
殿下主廼贊師古曰贊進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
謁師古曰胞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
謁與庖同

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
為主入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
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整鞠劍客
輻湊師古曰釐音十六反鞠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
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上大歡樂之於是
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殿
下師古曰持辟戟而前曰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
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待公主其罪一也敗
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
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玉事馳驚於唐虞折節於三代

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蓋狗馬
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內
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古曰蠹也音或說者
耳於此不當其義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
悼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燔而諸侯奈何乎陛下上
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
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
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
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
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
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

宮不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諸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
 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公門築高牆不通人
 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
 相與作亂塞公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對曰易牙豎貂
 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
 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揚門之
 靡三月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
 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管蔡誅而
 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
 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
 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賜朔黃金
 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實太
 士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

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百姓多離農畝
 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
 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足履革舄師古曰
 也不用柔韋以韋帶師古曰但空莞蒲為席師古曰莞
 言儉率也謂之葱蒲以莞及蒲為席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
 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無文綈也集上書囊以為
 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集上書囊以為
 鍛帷師古曰集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於
 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

章左鳳閣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闕名也號稱千門萬戶

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績師古曰績五絲也官人簪璫

瑁垂珠璣師古曰瑁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璣設戲車

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鼓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

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

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陛下誠能用臣

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

日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

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却退也走則堯舜之隆宜可與

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師古曰

此文已解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謝戲也

於上也可笑也談音恢其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

公卿在位朔皆教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教讀曰上以朔口

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嘗問朔曰先

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

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

亦高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

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孔丘為御史大夫應

曰御史大夫職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

典制度文章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弁嚴子為衛尉

公高拾遺於後也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弁嚴子為衛尉

師古曰以臯陶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后稷為司農師古
 其有勇師古曰以臯陶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后稷為司農師古
 播伊尹為少府師古曰以伊尹為少府師古曰以伊尹為少府師古曰以
 其有顏闔為博士師古曰以顏闔為博士師古曰以顏闔為博士師古曰以
 學故為太常也師古曰以而應劭以為太常此說非也師古曰以
 應劭曰益作舜師古曰以掌山澤之官師古曰以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以
 也諸苑多在右師古曰以扶風故令作之師古曰以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以
 契為鴻臚師古曰以應劭曰高作司徒敬敷五教是特諸侯王治民師古曰以
 從首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以關龍逢桀之臣也忠師古曰以伯夷為
 京兆師古曰以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為之師古曰以管仲為馮翊
 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也般
 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師古曰以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也般
 與班仲山甫為光祿師古曰以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師古曰以申伯

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延陵季子為
 水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百里奚為典屬國
 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
 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
 魚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
 邦無道如天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遽伯玉為太傅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
 之師古曰遽伯玉衛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孔父為詹事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
 大夫也名遽音渠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孔父為詹事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
 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讀曰甫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
 師古曰善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王慶忌為期門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即
 也夏育為鼎官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羿為旄頭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
 善射故令為旄頭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今以羽林為之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髮正上向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宋萬為式道
 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師古曰羿音誦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

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武上廼大笑是時朝

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

兒音五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

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

閑達溢于文辭師古曰益者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

言何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師古曰頰肉吐脣吻

擢項頤師古曰頤頤頤結股脚連臄師古曰臄臄遺蛇其迹

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遠也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兼

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武帝

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知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

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

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

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喁而已師古

與朔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

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

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

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

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

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好學樂道之效

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師古曰攝恐也音之連四海之內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安帶之相連也

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賢不肖何以異哉

導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

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

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日謂被

誅戮喪其家室也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

安敢望常侍即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

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苟能修

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師古曰設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

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辟若鷓鴣飛且鳴

矣師古曰鷓鴣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傳曰天不為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輟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

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天有常度

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愆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徒師古曰徒衆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旒

續充耳所以塞聰如溥曰難音工苟反謂以正為瑱用能

續充耳也黃縣為凡用細懸之於冕明有所不見聰有所

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

孔子子曰故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

相除不可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蓋聖人教化如此欲

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

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

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

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偶合

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
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闕天以蠡測
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也師古曰筦音管字蠡音來奚反以筦撞鐘曰
稟選也師古曰反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
曰音徒丁反也
也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服虔曰音鼯如薄曰孤
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
曰靡碎滅也咋齒也音仕容反也
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
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
論其辭曰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虞主意退不能揚君美

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
先人之功寄食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
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
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
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僕能
而不見是不思也見而不行立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
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應也音弋癸反吳王曰可
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於戲師古
讀曰烏戲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師古曰寬容則事不
讀曰呼

易故曰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也易音弋政反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以與言上道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病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彼以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

弼之臣尾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蘇林人皆對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瓊瑤刻縷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縷與彫同畫也縷謂刻為文也音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虛師古曰弛頹也音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曰悅愉愉响响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

師古曰許逆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閒

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

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

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

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

而去凡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

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

燕之閒寬和之色師古曰閒讀發憤畢誠師古曰圖畫安

危撥度得失師古曰圖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幾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

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

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為德

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

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

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

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

乎余國之不亡也師古曰始危也絲絲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

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

離也音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

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

空虛師古曰畜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菜

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各奉其職而來朝賀

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

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

以室師古曰天推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之謂也

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貴和氏璧及皇太

子生禊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檄八言七言上下暗約

言七言詩各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

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

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

朔同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

吏反為音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然朔名

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于萬反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師古曰畜空虛讀曰畜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

以寧

師古曰大推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積餘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

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貴和氏璧及皇太

子生謀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師古曰

言七言詩各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

有上下篇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

錄所載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

朔同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

更反為音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然朔名

師古曰言辭義然朔名

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
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
曰容身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柱下為工應劭
避害也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
逢禍害也師古曰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雖謂朔之談諧
逢是也詭達也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其事浮
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
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
長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
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

可歎矣他皆類
此著音直略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
曰猝洒音信又音山鼓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
必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其灑
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
為灑掃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
字多又音山鼓反五字

後文音山姐

韻字韻

公...

...

...

...

...

...

...

...

...

...

...

...

...



